

# 千年暗室一燈明

## ——敦煌文化考察之旅後感

姚子健

《華嚴經》第七十八：「善男子！譬如一燈，入於暗室；百千年暗，悉能破盡。」

《聖經·帖撒羅尼迦前書》第五章：「你們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晝之子；我們不屬黑夜，也不屬幽暗。所以，我們不要沉睡，像別人一樣，總要警醒謹慎。」

自古以來，不同宗教或文化均有對光明/黑暗的論述，並往往將光明與希望、美好拉上關係，而黑暗則代表了絕望、混亂和困境等。這大概反映了人類對於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渴求，也是世世代代人們努力追求的目標。出發之時，香港的政局泛起點點漣漪，有點暗湧。自問不是一個很關心政治的人，但心裏也有那麼一絲的掛慮。不過這次學習之旅機會難得，所以跟自己說，得放開一點，暫時把憂慮留在香港。

翻看這次旅程的照片，就如我在旅途中的分享，實在是走進了歷史的場景。猶記得我們到達莫高窟參觀的第一個洞窟（第 29 窟），敦煌研究院的導賞員小鵬就告訴我們，現在腳下踏的就是西夏時代的地磚。我不禁放慢腳步，也低下頭來欣賞腳下的地磚。只見甬道上的地磚，因為眾多的遊客而磨得光滑，反而在牆壁底下的地磚仍保留着較為清晰的花紋。這個在歷史上頗具神秘色彩的王朝，在莫高窟裏的壁畫和建築都留下了一些痕跡，讓後人一探究竟。

在莫高窟「走馬觀窟」的路程中，有兩個洞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其中一個是第 45 窟。這是開鑿於盛唐時期的石窟，一走進石窟就會被正壁的一鋪佛像吸引。據駱博士的解說，這鋪佛像跟莫高窟其他洞窟內的佛像處理很不一樣：每尊佛像都是獨立在佛龕內，而不是黏附在佛龕的牆壁上。而且當我們仔細觀察這鋪佛像，每尊佛像的神情都有不同，展現各自的特色。特別是左右兩側的菩薩像，呈現婀娜自得的姿態。加上他們身上的服飾，都是當時貴族的裝扮。可以說，這幾尊佛像就是時人的真實寫照。

正中的佛陀盤腿而坐，身上的袈裟雖然是泥塑的，但在燈光的映照下卻有布質的柔軟感，實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手藝。尤為特別的是，小鵬邀請我們像古代在洞窟裏禪修的僧人一樣，先半跪在洞窟的正中。他透過打開和關上洞窟的門，模擬一天內日光照射的不同角度。當光線慢慢透進石窟內，佛像的臉容從模糊到清晰的出現在我們的面前，我們都驚為天人；並且這些佛像好像都在凝視着自己，心中也泛起一陣莫名的感動。相信這是開鑿洞窟時工匠的心思和用意，也大概感動了不同年代在洞窟內禪修的僧人吧。



莫高窟第 45 窟正壁佛像（圖片擷取自香港文化博物館）

另一個利用自然光線的造像，就是第 259 窟的禪定佛像。這尊佛不大，只有約一米高。吸引人的是佛像的表情，會隨着光線的移動而產生變化。當小鵬將手電筒放在佛像左頰下方，然後慢慢挪到佛像的左額上方，佛像的微笑漸漸舒展。加上佛像的身軀端直，一派悠然自得的神情，活潑靈動的表現了參禪悟道後，澄心靜慮的喜悅。據小鵬說，這尊佛像有「東方的微笑」之譽，與收藏在羅浮宮的名畫《蒙娜麗莎的微笑》可堪對照。



莫高窟第 259 窟（圖片擷取自香港電台文化旅遊系列）

辭別莫高窟後，我們第二天就來到它的姊妹窟——榆林窟。這裏的地理環境比莫高窟更惡劣，因為四野均是戈壁地貌，沒有甚麼遮蔭的地方，可能因此整體遊客不多，感覺更寧靜。當地的資源也比較缺乏，故在出發前，大家已經準備好從香港帶來的米糧，送給當地的工作人員，聊表心意。



榆林窟



大家從香港帶的米糧

我們在榆林窟，有幸得到敦煌研究院另一位資深導賞員黃老師的指導。雖然我們參觀的洞窟數量不多（只有四個），但黃老師詳細的講解令我們獲益良多。據黃老師說，洞窟裏的塑像多是清朝人復修過，所以我們主要觀賞洞窟裏的壁畫，特別是水月觀音的表現。

水月觀音這個宗教畫作題材，據張彥遠（815—907 年）的考證，是唐代畫家周昉（8 世紀至 9 世紀初）所創。詩人白居易有〈畫水月菩薩贊〉一詩，來表達他對水月觀音的崇拜：「淨綠水上，虛白光中。一觀其相，萬緣皆空。弟子居易，誓心皈依。生生劫劫，長為我師。」在榆林窟第 2 窟的牆壁上，就繪有兩幅水月觀音像，正可與白詩相對照。

這兩幅壁畫與其他敦煌壁畫風格很不一樣，其中一個特色是它留白的地方很多，不像其他壁畫般畫得密密麻麻，這是典型的山水畫技法。此外，畫中主角水月觀音並不在畫面的正中央，而在左下或右下角，令整幅畫以三角形的結構呈現。

用色方面，的確像白居易的詩句中所言，在一片「靜綠水上，虛白光中」，還有動有靜：畫面中乘雲而來的禮拜者，和山間飛舞的小鳥，與安坐山旁的水月觀音造成對比。黃老師還仔細的給我們點出了畫家的筆法，是如何的細膩，將水的波紋和動感都畫出來。整體而言，這兩幅水月觀音表達的是清靜閒適、心無罣礙的一種狀態。最後駱博士下的結語實在值得深思：當我們看到這水月觀音，看到祂的清靜閒適、心無罣礙，我們在面對紛擾的世情時，又能否有如祂的這種修為？洞窟的門開了又關，千年暗室似乎是被我們照亮了；但前人留下的智慧，同時也隱約照亮了我們心中的暗室。



榆林窟第2窟西壁南側水月觀音（圖片擷取自香港文化博物館）

經歷了莫高窟的厚重、榆林窟的氣派，我們這個石窟之旅最後來到了位於天水的麥積山。與前面兩個石窟不同，麥積山石窟以其雄奇見稱。據《太平廣記》載，麥積山聳立於「峭壁之間，鑿石成佛，萬龕千室。雖自人力，疑其鬼功。」一眾團友在山底下仰望在崖壁的佛像和石窟，不禁讚嘆古人的智慧和毅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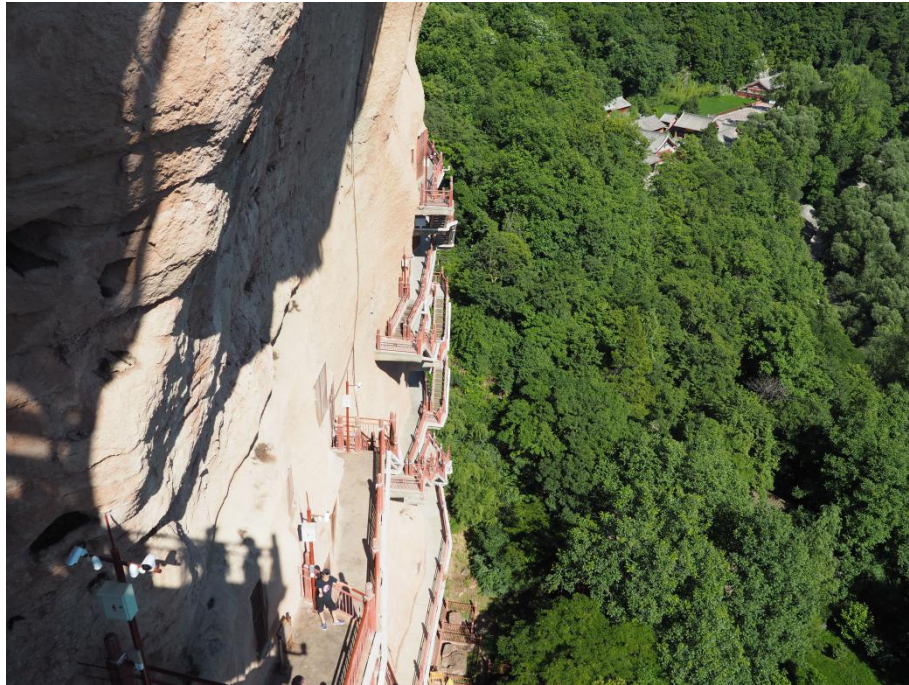


麥積山石窟正門外的碑記，刻的正是《太平廣記》



從山腰仰視麥積山

一步步登上麥積山，沿着已加固的棧道在崖壁穿梭，實在有「腳着謝公屐，身登青雲梯」的感覺。我不禁問了同行的導賞員，以前的人是怎樣在這樣險要的地方開鑿洞窟和製作塑像的呢？她說他們都是用一些非常原始的方法，例如修建棧道或從山頂將素材吊下來。走在棧道上，偶然往下俯視，實在令人膽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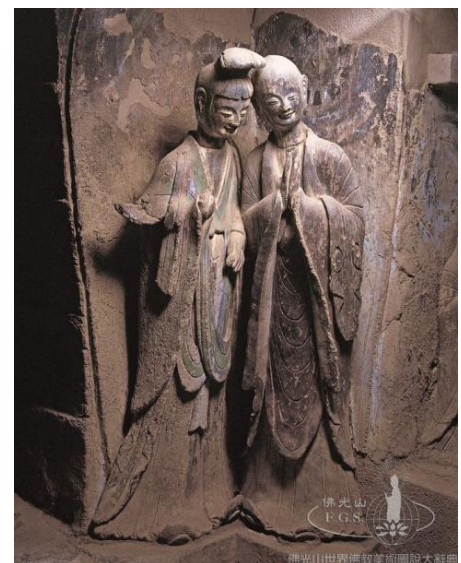


險要的棧道

除了地勢險要，第 121 窟也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這個洞窟只有約兩米高，並開鑿在崖壁的上層，故需要登上一段小樓梯，再彎下腰才能進去。這個特窟跟我們之前參觀的特窟有所不同，裏面因為面積細小，根本不能放分隔遊人與塑像的玻璃幕牆，所以駱博士和導賞員都千叮萬囑，我們要小心腳步，因為我們與洞窟裏的塑像只有一步之遙，一不留神就會碰壞。

走進洞窟後，人可以站立起來，近距離觀賞放在裏頭的塑像。環顧四周，不難發現為人熟悉的竊竊私語菩薩像。他們的表情活潑生動，好像就是兩個人在低頭耳語的感覺，也是佛教塑像走向世俗化的一個體現。

除了注意洞窟裏的塑像，我們在洞內回頭看外面的風景，也是令人心曠神怡的：藍天白雲，還有一大片的樹林，加上洞內比外面涼快，實在不想離開。



麥積山第 121 窟（圖片擷取自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）

有人說：上山是為了下山。的確，山上的風景雖好，終究都有學成下山的一天。或者說，上山修行、避靜的目的，都是為了回歸現實生活，將靜修時的所思所想、當中的感動帶回現世。因此，也不難理解「上山容易下山難」這個說法。

這七天的藝術學習之旅轉瞬即逝，以上只是旅途中拾取的吉光片羽。透過欣賞古人的鬼斧神工，了解壁畫和塑像背後的故事，走進歷史現場，我親身體驗了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」的可貴。感謝同行的駱博士，以及一眾佛學研究碩士的校友，給我打開了一個新世界（a whole new world）。願意我們都帶着旅途中的感動，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來，也成為燭照暗室的一點明燈。



在莫高窟九層塔前的合影留念